

石榴花开照眼明



何建明讲述新疆民族团结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石榴花开》，是一曲时代精神的颂歌，也是一部情感迸发的激昂之作。作品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民生福祉的高度，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变化中，展现新疆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援疆工作者的奉献精神，讴歌各民族同胞兄弟情谊。

《石榴花开》计16章、近40万字，富于现实性和现场感，尤其是以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开掘民族团结石榴情。中华传统美德是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也是作品人物精神的体现。塔城有一群秉持大爱，为社会奉献爱心的人，97岁高龄的曼热亚木，数十年坚持做好事，是远近闻名的维吾尔族“爱心妈妈”。她当过中学校长，帮助过多名失学孩子，尤其是帮助女童回归课堂。即使退休后年高体弱，她仍带领大家进社区做好事。“她嘴边常有句话：‘我们一生受到了阳光的普照，所以我们要有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作品通过这个人，写出了在这个大家不分民族，而是称自己为“塔城族”的地方，爱的暖流如何生生不息。在塔城，

传颂着“榆柳情”故事。榆和柳是不同的树种，但在额敏县的塔斯尔海村头，榆和柳相依偎，连体共生，形成一道自然风景。这道风景正是现实中民族团结的象征。村民林忠东和库尔鲁西·乌斯曼两家，数十年来共谋富裕路，汉族兄弟帮维吾尔族兄弟建牧场、屠宰场，是“半个世纪一家亲”的典型。在裕民县，也有一对民族兄弟——范博昌和木合塔尔，他们一同创业发展，犹如“榆柳”同心，一时传为佳话。

塔城发展日新月异，有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也有来自外省的支援。“亲帮亲”“东部帮西部”，全国一盘棋，体现了“制度优势，国家特色，人民情怀”。辽宁省对口帮扶塔城，先后多批派员支援，“辽宁援建”成为塔城地区一个“光鲜标签”。“文化援疆”“智力援疆”也取得显著成效。作品描绘了援疆工作者的牺牲精神，在裕民县任职的张成良和在沙湾市工作的赵震，是他们中的代表。家中有老人去世不能回家尽孝，孩子升学不在身旁，他们克服个人困难，为了“结亲地区”的民族兄弟，在平凡而特殊的工作中默默奉献，诠释了民族团结的担当与道义。

《石榴花开》融纪实性现场还原与文学性情感抒发于一体。叙事精雕细刻，抒情饱满真挚，体现出作家对纪实作品的主题提炼和诗意追求。

(据人民网)

世界遗产的“中国色彩”与“中国浪漫”

□ 单霁翔

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迎来50周年。其间，167个缔约国加入公约，1157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如今已经有56项世界遗产。其中一部分遗产为大众所熟知，成为旅游胜地；也不乏一些新加入的，大众对其还缺乏了解，比如土司遗址，深藏于湘西大山之中，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些大家熟悉，却不知晓其世界遗产的身份，比如西湖。由此可以看出，遗产地的影响力不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那些影响力比较大的遗产地，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在保护好遗产的核心价值和周边环境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自身特色，把自己的故事向外界广泛传播。

在我国，文物曾经被称为“古物”，民间又称为“古董”“古玩”，人们关注的是物质价值。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开始挖掘、阐释文物所包含的内涵，关注的是文化价值。今天，我们更普遍使用的是“文化遗产”概念，关注其精神领域的价值，从而与现代化的生活、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密切的联系。由此，我们的目光从过去的文物保护聚焦到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从过去的物质价值聚焦到文化价值，再聚焦于今天的精神领域价值，这实际上是理念不断提升、不断进步的过程。在这样的认识演进和理性思考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和方式、方法和要素和路径也随之发生变化。

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开播以来，探访了众多遗产地。有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有1987年中国最早成为世界遗产的“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也有正在积极准备申遗的“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景德镇御窑遗址”等。除了聚焦古人类遗址、历史建筑、传统村落等遗产类型，还包含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我们希望向观众呈现——在我们祖国的广阔大地上，有那么丰富的、多姿多彩的遗产，

有那么代代相传的中国人寻找和守望中华文化根脉的故事。

让年轻观众感受陈列在中国大地上的遗产有多么鲜活可爱，多么值得引以自豪，并且要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它们，这是我们的追求，也要求我们创新讲述方式。《万里走单骑》第一季“守望行动”，希望守护中华大地上的灿烂遗产，普及世遗认知；第二季“唤醒行动”，唤醒“民用而不知”的文化情怀；第三季，我们希望引领“认同而共情”，通过世界遗产的“中国色彩”这一新的主题，架起观众对文明的感性化认知桥梁，让中华文明展现出惊艳的“中国浪漫”，更好地让世遗文化“活起来、潮起来、燃起来”。

颜色是人们对世界最直观的认识，“中国色彩”不止于色彩，更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透着骨子里的东方浪漫。而世界遗产也有各自的颜色，如三坊七巷的月魄色是月光洒在黛瓦上的古雅，长城的赭石色浸染着长城古堡的坚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苍绿色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浪漫情怀。苏州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利用叠石、理水、建筑、花木要素，展现诗情画意；北京中轴线串联起河道、宫殿、庙宇、民居等，以多样的设计、营造手法，形成了北京城的壮美秩序。

纵然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中国式浪漫始终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这根植在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的传承未曾断裂。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字体系也只有甲骨文传承至今。5000多年文明，在中华大地上造就了丰富的遗产，它们是中国式浪漫的鲜活载体。

站在下一个50年的起点，我们想吸引更多受众关注遗产地，让大家体会中华文化之美，感悟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将继续行走、追寻和求索，彰显自古以来的文化精神，勾连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关注当下的文化表达，也希望大家多去实地走一走，多感受中华文化的美好。

(据光明网)

《我爱北京》亮相 2023北京文化论坛

□ 沈杰群



为传承优秀文化，促进交流合作，讲好新时代北京故事，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了《我爱北京——现当代散文名篇选》《我爱北京——2023全球青少年征文优秀作品集》(以下简称“《我爱北京》姊妹篇”)，亮相2023北京文化论坛。

《我爱北京——现当代散文名篇选》由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主编，分为“北京的思与情”“北京的人与事”“北京城的风景”三大主题，收录了老舍、沈从文、汪曾祺、史铁生、徐则臣等现当代知名作家关于北京的散文佳作25篇，带领读者感受北京的四季风光流转，品味北京的风味美食，在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胡同中穿梭，见证北京的时代变迁。

张莉表示，之所以选编散文，是因为它自由、日常、随性，强调情感、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是更能和时代生活产生密切关系的文体。作家们通过记录这些“毛茸茸而富有质感”的细节，使得不断变动的北京风貌，得以通过文学的形式更为真实地保存下来，让北京形象生动而丰满起来，引发读者的共鸣。

《我爱北京——2023全球青少年征文优秀作品集》由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乔叶主编，以“四季之景”“古都之韵”“人文之风”“现代之城”为主题，从首届《我爱北京》全球征稿活动上万件作品中精选出优秀文章、画作各64件汇集成书，图文并茂地展现北京的可爱之处。

据介绍，首届《我爱北京》全球征稿活动由北京市总工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晚报联合主办，2023年4月16日在北京书市上正式启动，在国内及美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近30个国家广泛宣传，百余家海内外媒体参与报道。

截至7月底征稿结束，共收到近20个国家及地区的青少年投递文章近千篇，画作近百幅。投稿者中，既有6岁的中国小朋友，也有17岁的加拿大青少年；既有在中国留学的外国儿童，也有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子女，他们的笔触虽有稚嫩之处，但都饱含热情，描绘出了心中的美好北京。

这些作品为《我爱北京——2023全球青少年征文优秀作品集》提供了丰富优质的稿件素材。乔叶表示，“我爱北京”是孩子们对北京的最直接最简洁最切中要义的告白，北京丰厚的文化土壤、深沉的历史脉动、巨大的城市变迁、蓬勃的时代活力，都是青少年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他们的笔触自带文艺的神韵和光芒，描绘出新时代北京的美好。

(据中青网)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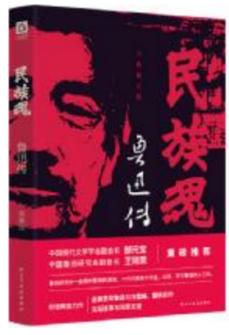
《二王以外：清代碑学的历史思考》



作者：薛龙春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
书名取自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二王之外有书，斯可与论书”，此语被后人看作“碑学”与“帖学”分庭抗礼的标志性宣言。作者通过对碑学历史反思性的研究，深度梳理了清代“碑学”的脉络、旨趣与实践。清初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从汉隶到楷书的石刻文字书体(铭石书)，被视为古代书法学习的新资源，进入学者、书家等文化精英的视野，甚至成为经典。包世臣、康有为的鼓噪下，用“碑学”来笼统地指称石刻书迹的学习，风气渐盛，并与“帖学”对举。而“碑学”的含义涉及书体的演变，书法观念、趣味的异同等等，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描述代表人物的书法活动，通过揭橥“碑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细节，深化了我们理解碑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思考。

《民族魂：鲁迅传》



作者：陈漱渝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鲁迅传记中的经典之作，原在《中国青年报》连载，初版于1983年，几经再版，历久弥新。本书首要追求目标是用真人真事来塑造人物，在选材方面，力求择取那些既能顾及鲁迅一生战斗业绩的各个方面而本身又比较生动亲切的史料加以提炼；在语言方面，则力求在准确再现形象的前提下讲究文采。本书不夸张、不神化鲁迅其人其事，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去观照，是多元价值下鲁迅研究的一股相对客观的清流，亦是一代代青年与学生认识、学习鲁迅的入门之书。

《转山》



作者：白继开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内容简介：
梅里转山，全程近200公里，跨越7个垭口，最大高落差海拔3000米，是著名的徒步苦旅，也是徒步爱好者心中的圣地。作者从遇见梅里雪山，到通过转山，迷恋上梅里，十几次前往，只为在梅里遇见的人、事，并从中照见自己。各地来此转山修行的藏族民众；为洗净雪山而不停奔波，把垃圾拾垃圾看做是修行的梅里村民；暂时逃离喧嚣，来此寻找精神慰藉的城市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高度仰望、面对这座雪山，不为登上雪山之巅，而是跨越着沿途的座座山脊，以及自己内心的一座座山脊。



山再高，往上攀 ——读《行走的脊梁》

□ 黄传会

读书有感

《行走的脊梁》收集徐锦庚短篇精品凡20篇。这些作品，我过去全部读过，有的篇什如《老汤》《邂逅》《驯虫记》《芝麻开门》《行走的脊梁》《风光正好三涧溪》《拔节生长的雄安》等，更是连他怎样发现素材、如何谋篇布局都有所知。锦庚好几次带记者下乡采访，夜里一个电话过来，像是发现新大陆，“淘到一个宝！”然后便是这个人如何鲜活、故事如何精彩，“馋”得我半夜无眠。

锦庚是人民日报资深记者，主业新闻。写报告文学是近10年的事情，是他的副业，他经常谦称自己是报告文学队伍里的“新兵”。然而，就是这位“新兵”，却将报告文学写得风生水起，近几年连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我笑言：“你把文学的奖都拿了，难道还想逼着我们去当记者吗？”

锦庚嘱我撰文，介绍此书。我把《行走的脊梁》所有作品又翻了一遍。这一次，主要读他的创作“手记”部分。这一读，还真读出了名堂来。

锦庚在《“懒汉”治村》“手记”里写道：几天后，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

长李朝全给我打电话：“你的《‘懒汉’治村》在作协反响很大，被人贴在我们食堂门口。你来瞧一瞧！”

大约两个月后，我去中国作协食堂一看，仍然贴着。报纸空白处，还有人留言：“这才是报告文学！”

中国作协对于文学来说，可不是等闲之地。出入此楼的，虽不能说都是大作家，但起码都是文学的行家里手。一篇短报告文学，何以能被人贴在作协的食堂门口“公示”，甚至于被点评：“这才是报告文学！”

这种“待遇”，我以为不亚于获一次文学大奖！

再精读一遍《“懒汉”治村》，禁不住连连赞道：好文！好文！

一个平平常常，甚至还有几分狡黠和鲁莽的村官，却被锦庚写得妙趣横生、活灵活现，满是乡土气息，“文学味儿”十足。

锦庚在“手记”里泄露了“天机”：给《人民日报》写稿，大多是“量身定做”，久而久之，写作态度形成定势，即“端着写”，西装革履，文风庄重，像在会上作报告。这回是写着玩的，没有发表压力，我便突破惯性，转换态度，“随性写”，不讲章法结构，用语调侃诙谐，文风轻松休闲，文字口语化，就像夏日假期，踩着拖鞋，穿着汗衫，摇着蒲扇，一杯清茶，一碟瓜子，坐在葡萄架下，同老友谈天说地。

“端着写”和“随性写”，似乎很少有这种提法，然而，正是从“端着写”到“随性写”，才让锦庚收获了一篇佳作。

这便涉及报告文学创作的要害问题：报告，还是文学？

茅盾先生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说：“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介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也就是兼有新

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要求真实，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往往像新闻通讯一样，善于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刚发生的事件及时地传达给大众。”

其实，锦庚早报告文学创作之道。“随性写”，看似随意率性，随手拈来，实则“随”由心出，孜孜以求，运用各种文学手法，便成了真正的“文学”。《行走的脊梁》中的许多篇什，如《因为爱，所以爱》《邂逅》《驯虫记》《芝麻开门》等，都可以品出“随性”味儿。

语言是文学之要义。短篇报告文学的语言，更须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锦庚说：

写作短篇时，在语言运用上，我给自己定下目标：一是通篇短句，字不逾十(每句不超过十个字)；二是灵动活泼，富有弹性；三是筋道耐嚼，富有张力；四是抑扬顿挫，富有韵味。

为什么用短句？我的体会是，文章要讲气势，气势既要体现在主题上，也要体现在语言上。主题是核心，语言是载体。再好的主题，如果词不达意、信屈整牙，气势就会大打折扣。而短句读来节奏分明、铿锵有力，能够形成回环往复的气势。

读锦庚的报告文学，我无不时被他摇曳多姿、生灵活现的语言所感染、所打动：

任庆生的人生，丁楼村的命运，皆从那声“叮咚”起逆转。(《芝麻开门》)

懒汉膀大腰圆，血管里淌着彪悍，往那一站，不怒自威。可是，看到小个子，却自觉矮了身。喔，是方书记，找我？(《“懒汉”治村》)

一张泛黄照片，见证他的辉煌；数

十壮汉，簇拥一硕大轮盘，弯腰弓背，负重前行，状如蚂蚁搬家。轮盘上，立一大汉，手握喇叭，威风凛凛，势若将军，横刀立马。那汉子，便是陈广武。(《行走的脊梁——泰山挑山工纪事》)

这些句子，是我从集子里随意摘出的。简洁，灵动，抑扬顿挫，富有韵味。当然，驰骋千里，非一日之功。看得出，锦庚对语言的锤炼，是下了几番苦功的。

应该强调的是，锦庚的短报告文学，写的都是“小人物”，农民、工人、村官、售票员、厨师、消防队员……虽是“小人物”，却人人都有大情怀。犹如泰山挑山工：“肩负重担，脸淌汗珠，步履沉稳，目标坚定，一步步，一级级，不气馁，不懈怠，历尽艰辛，直达玉皇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正是亿万普通劳动者，汇聚成坚实可靠、气势磅礴的巨大力量，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行。

锦庚的短篇报告文学，篇幅不长，却篇篇都有“大气象”。他从时代大潮中撷取涓涓细流，以小见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当代中国精神，既给人以感观愉悦、艺术享受，又给人以思想启迪、精神激励。这是优秀记者继承发扬“铁肩担道义”优良传统的写照，也是人民作家忠实践行“反映时代精神”神圣使命的体现。

中国作协的行家里手在《“懒汉”治村》一文上点评：“这才是报告文学！”笔者以为，现在许多报告文学，不是报告文学，“报告”多，“文学”少，长篇多，短篇少，经典短篇更少。很多短篇，贴着“报告文学”标签，实则是好人事事表扬稿，写人入不鲜活，写事不生动。锦庚的短篇，不能说篇篇精品，却称得上篇篇精彩，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据光明网)